



## 前記

新近逝世不久的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稱陀思妥夫斯基將『新譯』帶進俄羅斯文壇。這便是所謂的都市文學。假如『俄土的偉大作家』託爾斯泰結束了舊時代貴族生活文學底最後尾聲，『那殘酷的天才作者』陀思妥夫斯基却開始了資產階級新興文學底開場白。他們兩位是俄國文壇上無比的對峙的雙峯，無匹的並立的巨人。

經過童年的窮困潦倒的家庭生活，消磨了愁苦寂寞的無聊時光，陀氏於是成爲培林斯奇底社會主義理想之崇拜者，而開始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爲首的結社，悉心研究福利耶學說。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他寫了『窮人』，『白夜』，『兩面人』等較短名著，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室記』等不朽的長篇小說。

在經過彼得堡的刑場上死刑的宣布，牧師賜犯人以十字架，而臨終者貪饞地想將嘴唇向十字架一吻，以求最後的贖救的時候，陀氏便由『死亡』中看見了永生，他在意識中已朦朧地皈依了基督。不過此種生活變遷，却很隱晦緩慢。他之後寫了他的代表作『罪與罰』，與『未成年的人』，『魔鬼』，『白癡』，『喀拉瑪卓夫兄弟』等驚人巨製。

在陀氏前後偉大著作中，其所描寫的人物大抵是窮人、罪犯、醉鬼、乞丐、小偷、奸人、惡漢、惡婆、娼婦、魔鬼、白癡等等。他們在社會重重殘酷壓迫之下，都成了永久的窮苦無告之徒，以致結果幾全成爲無可贖救的罪人。他早年的短篇作品『兩面人』可以作他全部著作的題辭。他所描寫的主人公，幾乎無一不是心靈分裂者，永久苦悶，長期懷疑，內心不斷地衝突鬥爭，成爲他們一生的無限的懲罰。有人說，陀氏寫了一部現代都市生活底偉大的『神曲』，的確不錯；只是這裏面只有『地獄』，而並沒有『淨土』和『天堂』。任誰讀了他的任何著作之後，都難免要感到一種難言的陰淒的寂寞。牠使你的心頭發熱，發痛，使你

流淚，這是舉世的不幸者惟一的安慰。

還有一點我們要知道：陀氏暮年雖是赤心皈依基督的人，却並不同於一般庸俗的說教者。你讀完他的任何作品之後，永遠會對於現社會發生一種憤憤不平之感，因而養成了一種反抗的精神，陀氏著作在這種意義上便成爲時代生活革新的動力。他在他最後一部巨著『喀拉瑪卓夫兄弟』中，曾藉主人公的口，說上帝將世界創造錯了，所以大多數的好人喫苦，而惡人却享受人世生活的至福。因爲這樣，上帝便懲罰自己，首先將獨生子作了極慘的贖罪的犧牲。他相信將來在地球上要實現一個真正的基督王國，那是爲窮苦不幸的人們建立的。在這個王國裏，沒有奸私，沒有剝取，沒有惡詐欺騙；所有的只是幸福，和平，與永久的相互真誠的友愛。

不過，陀氏並不重視西方文化。他期望着他的理想實現，曾發出這般狂吼的聲音。西方文化快要日暮途窮了，我們斯拉夫人民要擔起革新全世界末日頹運底使命。蘇俄人民教育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在陀氏誕生百周年紀念席上（一九二一

年）曾說，是的，我們今日的俄羅斯人民，是正應驗着偉大思想家陀思妥夫斯基的話，而從事於全世界人類革新的運動。在這意義上，陀氏又成爲現代的新預言者了。

盧那卡爾斯基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以爲陀氏全部不絕的心靈創造，有如一條無盡的火河在奔流着。他的每種作品，雖都不做技術上的講求，然而毫無疑地，每種都是深刻動人，透徹了人的底裏生活的抒情詩作，他常從卑污醜觀的靈魂中，發見那永不熄滅的生命底希望之火花。實在，這是真確的，陀氏是曾作爲不幸者們的偉大的辯證人了。

『「罪與罰」或是一切寫實派作品中的最偉大的，』現代英國文學家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說。醉心於流行的唯物主義，被迫於悲慘環境竟以至殺人劫財（劫而不用）的大學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曾把自己和拿破崙相比，曾把他的乞丐般的母親的僅有卹金所抵押借來的幾十塊盧布，由於憐惜，白白全給了一個新近壓死了的酒鬼底寡婦，終因爲內心的衝突，恐懼，厭惡，自傲與自貶，以

及包探頭的纏擾，逼壓，在無可奈何中，向一位以賣淫養活其繼母的小孩之年輕娼婦索尼亞——一個基督教的靈魂，暗示了他是一個新犯的兇手。索尼亞驚愕之餘，勸他要向世界告白，要向官廳自首，要甘心受苦，受苦洗罪。他聽從了，西比利亞的八年牢獄苦工開始了，索尼亞伴着他過着辛苦的生活。在索尼亞的無涯的柔愛中，他終於看出了神的光輝。一個清晨在伊爾提希河岸上，牢獄外面，他匍匐在她的足前，新的生活於是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全書中所描寫的人物極其複雜：有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窮困及其犯罪前後的心理；有都麗亞爲着母親和哥哥答應嫁給一個並無愛情的辦事人之受辱；有酒鬼瑪爾美拉陀夫的墮落及其女兒索尼亞之悲慘的賣淫意態；其他如代表新發戶的辦事人盧辛之狡猾陰險；酒色之徒的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殺妻自殺；包探界的波費利之刁狡詭詐，千方百計誘人招供；言不顧行的熱心的稚氣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萊比綏亞利珂夫，先不屑與娼婦索尼亞同寓。後又熱心爲之作證使她跳出盧辛的好計；最後如意志堅強且思想純潔的美麗的都麗亞，拒絕了有錢的惡漢盧辛與

色鬼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嫁給一個熱心戀直且精明能幹的窮大學生拉如密亨；凡此種種，均寫得沈痛逼真，爲本書中最精彩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素園記於西山

附記

叢蕪譯完了這部巨著，我心裏很高興，因爲我很愛牠。但是病中不能讀書，現僅就以前讀過的『最新俄國文學』（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學底影像』（盧那卡爾斯基著），回憶中寫成此文。文中譯名從本書譯者。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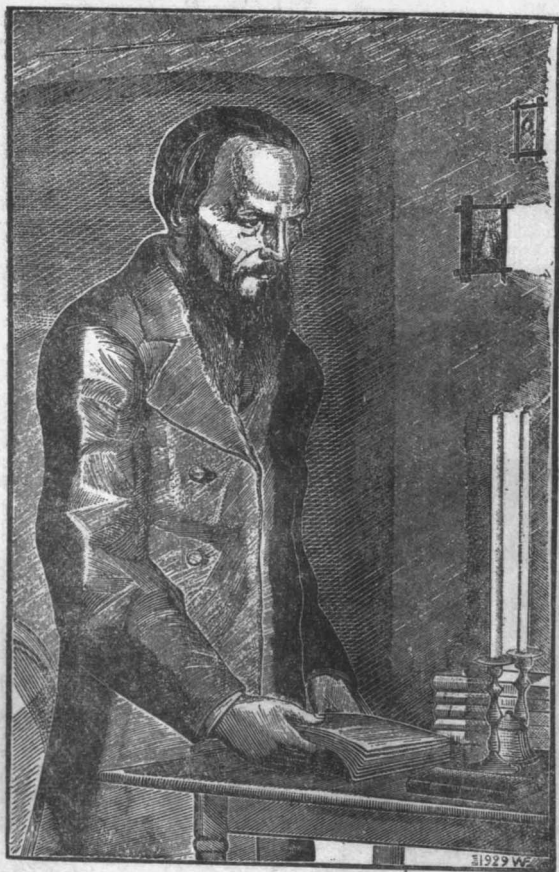
我很喜歡這本書終於印出來了，我知道這幾年來催着要看此書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許多朋友也一定會同樣歡喜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偉大的動人書，賢明的讀者自己去欣賞評判吧，我在這裏只替自己的拙劣的譯筆抱歉一下。這樣太悽慘的小說，裏面充滿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窮人、兇手、妓女、酒徒等等的內外生活的描繪，不宜於讓堂皇的學者之流藉以展露個人的才學，在我只是因為愛之而勉盡薄力將就老實地翻過來，給一般讀者看個粗枝大葉而已。全書都是直譯的。希望熱心的朋友能幫助我，使此書再版時（若是可以再版的話）可以成爲更可讀的譯本。

我是根據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重譯的，時常也用俄文原本對照。在



全部的工作中，在英俄文兩方面與我以幫助，我要在此致謝者有 Mr. Polevoy, Mr. and Mrs. Shadick。我們發見英譯本中也常有錯，和「窮人」的英譯本一樣，不禁嘆翻譯之難，因為那譯者乃是極著名的。她幾乎把都介涅夫、契訶夫、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全部譯完了。其他俄國作家的作品還在在外。可惜素園還在病中，不然這個譯本或者會更可讀的，他曾為譯者（也是為讀者）那麼悉心地用俄文原本從頭至尾地校閱過「窮人」，而且他又是那般愛陀思妥夫斯基。這譯本也就獻給他吧。

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 魏燕鸞於北平市



原 作 者 像

# 第一部

原书空白页

## 第一章

在七月初的一個非常炎熱的晚上，一個青年人從他在S巷里所租的樓頂裏出來，慢慢地走着，好像躊躇似的，向K橋走去。

他順利地避免了在樓梯上遇見他的女老板。他的樓頂是在一座高高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脊下面，與其說是像一個房間，還不如說是像一個櫃檯。供給他以樓頂，膳食，和侍候的女老板，在下一層樓住着，每次他出去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她的廚房經過，廚房的門總是開着。每次這青年人經過的時候，他便有一種不舒服的，膽怯的感覺，使他皺眉而且覺得害臊。他欠他的女老板的錢欠得無法了，就怕遇見她。

這並不是因為他膽怯和沮喪，十分相反；從某一個時期起他便處在一種疑

燥的，緊張的，彷彿「心氣病」的狀態中了。他是那麼聚精會神于自身，並且和所有的人隔離起來，使他不但不怕遇見他的女老板，無論誰他都怕遇見。他爲貧窮壓毀了，但是關於他的處境的困窘近來已不復重壓他了。他已經完全不去做並且也不願意去做那些實際上重要的事情。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女老板所能作出的，他都不害怕。但是在樓梯上被停止住，勉強去聽她的瑣碎的，不相干的閑話，聽她要錢的糾纏，威嚇和怨言，並且絞他的腦汁找藉口，去搪塞，去撒謊——不，不那樣，他寧願像貓一般地爬下樓梯，不被看見的溜出去。

不過這一次，在出來到街上的時候，那種和自己的女債主相遇的恐怖却侵襲了他。

「我要去嘗試像那樣的一件事情而被這些小事驚嚇了，」他帶着一副古怪的笑容想道。「哼：是的，一切都在一個人的手中，而他却讓這一切都因怯懦而失去了，這是顯然的道理……。要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什麼，那是很有趣的。走一步新路，自己說一句新話，是他們所最怕的。……但是我嘮叨得太多了。就是因

爲我喋喋不休的；所以我什麼事都沒作。或者正是因爲我什麼事都不作，我才喋喋不休的。上一個月我學會了嘮叨，在我的小房裏一躺幾天的思想着……我現在爲什麼往那里去呢？「那件事」我能幹麼？「那件事」嚴重麼？一點也不嚴重。那只是開我自己的心的一個空想，一個玩意兒！是的，或者就是一個玩意兒」。

街上熱得可怕：無風，器亂，以及石灰粉，木料，磚瓦，和灰塵圍繞着他，以及那特別的夏天的臭氣，每個不能到郊外避暑的彼得堡人對於這種臭氣是十分熟悉的——這一切在這個青年人的已經渙散的神經上一齊苦痛地作用着。小酒館在這都會的那一塊特別多，從那些地方發出來的不能忍受的臭氣，和他所不斷遇見的醉人（雖然這是一個工作的日子），構成了一幅厭惡的，憂鬱的色調的圖畫。一種深深的憎惡的表情在這青年人的溫文的臉上閃射了一刹那。順便地說一說，他是特別的英俊，比中等身材要高些，苗條，骨架很適襯，有着美麗的黝黑的眼睛和深棕色的頭髮。但是很快地他便沈入深邃的凝思裏去了，或者更正確地說，沈入一種心神恍惚的境地；他只是走着，並不觀察在他四周的是些什麼，而

且也不願意去觀察。他時常由于自言自語的習慣，說出些他剛才自白的話來。在這些瞬間，他自己便覺得他的思想常常是糾纏着，他自己是很軟弱的。有兩天他幾乎就沒有吃東西。

他穿的如此壞，就是一個慣于襤褸的人，穿着這樣破衣在大街露頭，都要害臊的。不過在這都會的那一區裏，無論穿得如何破敝都不會惹起驚異的。因爲這裏靠近乾草市場，有許多人所共知的酒館飯舖，和佔優勢的各種作坊和手工業的人口，都擁擠在彼得堡中心的這些大街小巷裏，像這樣五光十色的人物隨處皆是，如果遇到另外一種形狀的人，反倒覺得奇怪似的。但是在這青年的心中聚集了這麼多的惡狠的蔑視，使他不顧青年人的過于講究的性情，在街上毫不注意他的破衣服。當他遇見熟人或舊同學——在什麼時候他都不願遇見他們——的時候，事情便不同了。然而當一個醉人，不知爲着什麼緣故，正坐在一輛大四輪車被一匹拉重貨車的馬曳往某處去，當他驅車過去的時候，忽然向他喊道：「瞎，你這個，德國賣帽子的！」盡力地呼喊而且用手指着他——這青年人便猝然他停



住，戰戰兢兢地抓住他的禮帽，這是從綏默爾曼那里買的高的圓頂帽，但是完全破爛了，因為年久變了色，全是洞和污漬，沒有邊，歪向一旁，成一種最不像樣的形式。不過，這並不是羞辱，全然是另一種情感，無寧說是恐怖捉住了他。

「我是料到了的，」他在迷亂中低語，「我這樣地想過——那是最壞的了！哼，像這樣的一種蠢笨，最瑣碎的小事物會毀壞全部計畫的。不錯，我的禮帽太令人注意了。……牠看來好笑，而這就使人注意。……穿着破衣我應當戴一頂便帽，無論什麼一種舊的便帽，只不是這件古怪東西。沒有人戴這樣一頂帽子的，一哩遠便叫人看見了，叫人記住了……關係就在這，人家記住了，這便給他們一個線索。做這種事情人應當盡力少惹眼。……小事物，小事物正是有關係的！哼，就是這樣小事物時常毀壞了一切事情。……」

他走出不遠，他確實知道離他住的屋子的大門是好多步。準準確確七百三十步。有一次當他沈入夢想中的時候，他曾計算過了。那時他對於那些夢想並沒有一點信心，只是以牠們的卑劣的但是富有魅力的膽量激動他自己而已。現在，一